

大眾女藝小叢書

107700

歌

劇

立

編劇

純仁

作曲

金戒指

農工書店印行

金 戒 指

(小歌劇)

人物：

方桂珍 二十來歲。過門剛滿月的新
媳婦

其 夫 二十來歲。城市貧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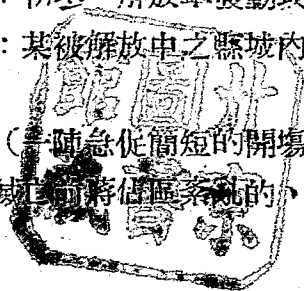
蔣匪連長 三十來歲。老兵痞（最好用
川瀆口音）

劉 喜 二十歲。溜鬚拍馬的傳令兵
人民解放軍戰士甲
人民解放軍戰士乙

時間：初冬。解放軍發動攻城前後

地點：某被解放中之縣城內

（一陣急促簡短的開場鑼鼓，充分顯示出
滅亡前蔣佔區系統的、頹廢的、可怖的崩



濃情緒)

(接奏一曲。方桂珍在台後高聲唱)

方 (一曲A) 天哪！天哪！

這叫我怎麼活?!……

(方倒退着在延長的唱詞中隨着音樂快步上)

(一曲B) 家破人散

夫妻兩分，

苦命我方桂珍，

上月初八纔過門；

誰知大禍從天降，

恩愛日月煙雲散，

『中央軍』襲走我當家人！

沒齒難忘

心頭之恨；

今天天剛明，

我家來了



翻箱倒篋一頓搶，
匪槍一比又抓人，
就把我丈夫捆出了門！

叫我一人，
怎麼安生？
孤苦我又伶仃，
上天無路地無門！
滿心的怨仇向誰訴！
滿肚子氣忿向誰伸？
我只有痛罵『中央軍』！

(白)『中央軍』哪！你堵砲眼的懸樓子
啥時間纔能死絕戶了呀?!你拆房子搶傢俱
！你逼人抓人！俺兩個好容易豎鍋立灶養
起個人家，叫你們搶光不說，你又把我當
家人一根繩子五花大綁裹去當兵！你們…
…你們好狠心啊！……嗨！……這丟下我
叫我咋活呀，倒不如死了還乾淨俐索！…

…對！（氣噓噓的轉身就到家門口，推門進屋，又門好門，四下尋找——可配板鼓）那些死八輩的搶得連根繩子也沒給留下！…咋整！死死不得，活活不下去！…
…（下意識的在自己衣服口袋裏翻弄，翻出一些破布條之類順手擲地下，最後不注意地翻出個小紙包，拆開來，猛然發現是金戒指）

方·（恍然大悟）哦——哎呀，纔剛抓他走的時候他慌慌張張塞給我這個紙包，原來就是這個金戒指，這是我過門娘家的賠嫁，我心思前不幾天保長三催兩催逼着叫兌金元券已經整走了呢？……唉，可是他又爲啥這樣糊塗呢？有了這金戒指，咱將來好歹可以拿它做個大買賣本錢，混個餓不死，是不錯！可是你人抓走了還指望個啥呀？我看倒不如把這戒指『通僱』了中央軍官長，把他救回家來！……對！

(正欲去開門，一陣急促的破鑼破鼓聲，
 總折回，蔣匪連長及劉喜跌跌撞撞逃上。
 連長戴大盤軍帽，穿棉軍衣，劉戴船形帽，
 上身穿好幾件大小不一的單軍衣，下身
 草黃破軍褲)

蔣：(唱二曲) 老弟，劉喜！

你快快快快、快快跑！

八路的大砲抗不了，

你是，你是本地人，

快快給我領個道，

往那兒跑？

往那兒好？

劉：(唱二曲) 連長，連長！

你快快快快、快快跑！

逃的慢了要糟糕，

咱們、咱們穿軍衣，

實在沒法往外逃！

把便衣換，

把便衣找！

連：這時間你上那兒去搞便衣，城門跟前老百姓的便衣早叫人搶球光了，還等我兩個？

劉：連長，要搜還能搜出幾件！你要不呀，穿這軍衣咋出去？別說碰上八路不好整，就是撞上老百姓見了這身老虎皮還不把你往死裏打？！

連：那？——好！搜狗日的！

劉：搜！就動手！（晃門就敲）

連：使勁兒！要快！（過去用腳蹴踢門）噲，開門！

方：哎呀，糟了！（用肩膀去頂住門）

連：快快！開門兒，查戶口來了！

劉：快開門兒！查戶口，查戶口！死了咋的？！

連：開不開？日他媽的！（用腳拚命踢）

（方慌忙中不知將戒指攔何處，忽見桌上有火柴匣，急中生智，忙返回桌前將戒指攔火柴匣裏，剛放好門就被踢開；蔣匪二

人倒栽觔斗擰了進來，方將火柴匣放口袋裏。）

連：（爬起來向劉）日你媽死人！使這麼大勁兒！（向方）喂：找兩套便衣！便衣！

劉：衣裳，操！死了你怎變的？

連：劉喜，搜！

（連、劉二人入內室，方機警的取出火柴匣想找個地方藏起來，剛蹲下身子到牆腳縫裡藏，劉、連二匪上——二匪手裏抱着一床被子，一件破大褂，兩條破襪子，一頂瓜皮帽——見方動作可疑）

連：站起來！……（方站）轉過來！（方轉過，然而右手還揣在口袋裏）（上去搶出方右手）搞什麼鬼？（見火柴匣拿過來）（方下意識的驚叫）好！看不出你，你想幹什麼？唔？

方：……………

連：幹什麼？……你拿着火柴幹嗎？亂七八糟

！（順手一拍把火柴匣放在桌上）滾開！

劉：連長你快穿吧，不趕路了！

連：（穿大褂、襪子，戴瓜皮帽）狗日不合身，劉喜！噯，你也快搞一套穿上！

劉：沒有衣裳了！

連：這不是褲子，叫這婆娘把褂子扒給你！（向方）噲！把你的褂子脫下來我們借一借！

方：這是幹啥呀？

連：叫你扒就扒！快！

方：這是咱婦道……

連：誰管你五道六道的，快扒！

（方無可奈何地脫褂子）（向劉）她扒下來你就快穿上，還要趕路！（掏出一根煙捲，到桌上取過火柴盒，欲點，然而又緊張地忙於與劉說話）我們出去呵，這一路上都是解放軍，我就裝做做小買賣的，我倆個裝成不認識，（見方注意地看火柴盒，誤會是偷聽）你聽什麼？好，你聽了就

聽了，不准說，說了就要你小命！（向劉）
）走吧，走吧，老子也不抽煙了，快！

（又撩下火柴盒，撩下紙煙）

劉：連長，可是我……嘿嘿！我凍得這猴樣，
這兩件便衣又大又薄怎麼能行呢？

連：哈呀，你就不會把這被子裹到身上去？

劉：那咋行？（見方欲到桌前取火柴，誤會她
瞅着他們）走開些！

連：走遠些！（向劉）快！當『國』軍沒有這
本事還算『國』軍？打抗戰那個時候，我
在湯恩伯湯司令名下當兵，司令官揩油扣
餉，我們就撈不到棉衣穿，那一個還不搶
老百姓的？快穿！

劉：連長！還是你老手！

連：別囓囉了，快！

（連幫助劉把被子齊腋下週身裹一圈，再
穿上褂子）

連：快走！

劉：（向方）噲，從這兒穿過劉家火磨轉東小巷出城的路通不通？

方：……

劉：住劉家火磨的憲兵跑了沒有？

連：啊呀，快吧，就叫這婆娘到前邊劉家火磨跟前先探個信兒，看憲兵隊不在我們就過！

方：我……

連：走！

劉：（向方打躬作揖）大嫂，人到難處了你行個好！

連：去去去！不去就不行！去探個信回來報告，我倆個在這兒等着你，走！

（方無奈下）

連：到裏頭再看看，有沒有值錢的東西帶上點兒！

（二人下，少停二人又上）

連：日他媽竊得一點油花都沒有，連炕洞洞裏頭也是空的！

劉：倒霉，儘遇上些竊鬼！

（突然近處『光。光』幾下砲聲）

劉：艾呀，進來了！

連：怎麼辦？快逃走！

劉：不行，不趕險了……

（砲聲中且聞槍聲喊口號聲 『交槍不殺』等）

連：快！快！怎麼辦？（在台上直打轉）

劉：怎辦？……躲起來！快躲起來！

（兩人蹣起屁股各據一方，朝後台去的兩邊入口處野雞躲頭似的藏起不動）

（砲聲槍聲中漸奏起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由弱稍強，慢慢的砲聲稀疏，槍聲亦稀疏，衝鋒的脚步聲，馬蹄聲在附近過去，歌曲聲亦漸遠去，槍聲又集中在城內某核心地區，劉喜先驚慌失措的漸轉身起來，滿頭蛛絲，一臉都是石灰，噲得彎腰曲背直打噴嚏，找連，找見後就伸手去攬連衣

爰，連害怕地舉起雙手背向的站起不敢動
)

劉：連長！

連：（睨劉聲轉過身）劉喜！（一見劉滿臉雪白）哎呀！饒命啊！我，我……

劉：（直打噴嚏）阿涕！阿涕！……連……連長！

連：（滿臉沾的鍋灰，黑黑的，嘴裏吃了一嘴灰塵，拚命吐）劉喜！（吐灰塵）呸！呸！……你狗日的，鬼攪起你了？呸，呸！……怎麼搞的一臉雪白？

劉：呵——呵嚏！你一臉烏黑！呵嚏！咱們『國軍』你瞅那像個人樣呀？

連：在這兒怎樣行？這是大路上，快跑，快……

…劉：呵——嚏！

連：（拉劉）快走！

劉：呵——嚏！（二人下）

（奏三曲，從戰鬥轉向平靜）

(人民解放軍戰士甲、乙提槍慢步上)

戰^甲_乙：(接唱三曲)一場惡戰，
我們勝利了，
敵人被我們徹底乾淨的繳滅掉。
繳獲了無數的槍和砲，
你看我們真高興，
我們真驕傲！
掃完戰場，
部隊住下了，
城市的秩序，
很快就要建立好！
你看人民的城市都快樂，
壞蛋要清算，
好人翻身了！

(二人邊走邊嘑)

敵甲：嗨，這一回評功會，咱連裏管保又是不
老少！

職乙：什麼？……你說功臣呵？我看咱倆誰也拉不下！

甲：那您總得大夥評呵，寡你主觀認為就行了？

乙：送場破那陣指導員不是當場給咱倆記下功了？這又不是個人英雄，大夥立功還不是組織的培養，同志們的幫助！

甲：對呀，這不就結了！

乙：反正怎麼說吧，把敵人消滅了比啥都痛快！

甲：（發現什麼）嚟！你瞧，前面那障礙是不是敵人留下的地雷？

乙：不定準，王八犢子國民黨，吃了敗仗了還留下些地雷禍害老百姓！

甲：那可不，他攔在道當央，老百姓知不道的上去就蹶響了！

乙：甯起了它吧！

甲：沒有工具呀！

乙：中，我找跟前老鄉家借個鐵鍬把它起了！

甲：甬，咱一起找去！

乙：不用，你去那塊守着，別讓老百姓上去蹣了，我就上這一家屋裏找找去。

甲：你可得注意態度呀，新區老鄉對咱們不一定了解，說不定會害怕！

乙：不怕的，咱人民解放軍是幹啥吃的？對老百姓不好對誰好？

甲：行，我就先過去守着！（一邊掏出一張捲煙紙，又在口袋裏掏煙葉，掏了半天沒有了）噲，老張！把你的煙葉給我一袋！

乙：（順手取出煙布袋倒一些給甲，自己也用煙斗裝一斗。甲下。）怎麼，這家的門給蹣壞了？有人沒有？（在門口）老鄉，老鄉！……老鄉！……掌櫃的！……（自語）屋裏興許沒有人兒！（進去）有人沒有？糟糕，老百姓怎麼跑了呢？（從裏看了一下又出來在外屋）這人家一定叫『中央

『軍那些土匪搶了，整得這麼亂七八糟的！那兒去借鐵鍬呀？真糟糟！（把烟袋裏的煙用手指湮好）還有匣火柴？抽袋煙再出去找吧！（打開火柴盒，意外的發現了金戒指，一下楞住了）怎麼？這是咋會事兒？（取出掂掂分量）看這分量可真是個金戒指，這是怎麼會事呢？噢？！這不就怪了嗎？

（唱四曲）莫不是粗心人，

撇下戒指他處奔！

莫不就是這房東，

聽見人聲他藏過身？

嗨呀呀——

待我將他叫一聲！

（白）老鄉！這屋的老鄉！老鄉！——呵呀，多危險，幸虧叫我們解放軍看見了。老鄉——你看，這家老鄉怎麼慌裏慌張把個戒指也忘了！？可是，噯，爲啥他單單忘

下個戒指呢？不對！

(接唱) 興許是老百姓，
故意試試解放軍，
要是這樣太好笑，
解放軍不愛金和銀，
嗨呀呀——

金山也打不動我的心！

(白) 好，老鄉對我們不了解，我就在這兒等老鄉回來吧！(接唱)

我耐性等一等，
且等老鄉回家門，
看看咱們解放軍，
不愛金錢愛人民，
嗨呀呀——

不愛金錢愛人民！

(把火柴盒照原樣放好，坐下等，約摸有幾分鐘——可配音樂板鼓)

(白) 怎麼還不回來呢？不行，我還得找工

具起地雷去，郭寶全老郭維邊等着我呢！

（這時恰好戰甲上）

甲：老張，你怎麼不出來了？

乙：嗨，出了怪事了，我一進來，屋裏啥人也沒有，我剛打算要走，忽然蹀見桌上有一匣洋火，我就想點火抽煙！

甲：你抽了沒有？

丙：沒有呢！一打開洋火匣裏邊就擱着個明晃晃的金戒指！你瞧！

甲：老鄉呢？

乙：從打進來就沒影兒！

甲：那不就怪了。

乙：可不怪咋的?!我尋思一定是老鄉忘了，可是人家陰都沒忘就這小不點兒的戒指咋忘了呢?我就不信，我又尋思一定是老鄉有心試一試咱解放軍愛財不愛財，故意擱下的！

甲：看你說的?!這麼慌慌亂亂的，老百姓誰還

捨得拿着個戒指攔這兒試一試?!

乙：那你說是怎麼回事兒呢？

甲：管他怎的，給他攔在原來的地場唄！地雷已經叫我用刺刀挖出來了，贈倆走吧，別耽擱了！

乙：這傢伙就這麼攔下行嗎？我看準是老百姓對咱們不了解！

甲：那……那你就給他留下個條子結了！

乙：對！（從身上掏出日記本寫）怎麼寫呀？

甲：你就寫金戒指原封未動，請檢查！

乙：對！（寫）可是後尾呢？寫咱們番號？

甲：噢，番號是軍事秘密，你就寫上你個人的名字吧！

乙：對！（欲寫又止）不行，那末的那不就成了個人英雄主義了！不幹。這是咱們解放軍全軍的政策，寫上我個人算啥？

甲：那你……

乙：我就寫了一個解放軍！

甲：『一個解放軍？』人家又不知道你是司令員還是炊事員呢？

乙：戰鬥員唄！好了我就寫『解放軍一個戰士』（寫）對不？……哎呀，掉了個『個』字，成了一戰士了！

甲：一戰士就一戰士唄，走吧！這下把你個人秘密也保守好了！

乙：（把紙條包好戒指放匣內）咱就回連去！
（二人走，剛出門）

乙：不行，不行，等一等！（拉甲回屋）

甲：怎麼的了？

乙：（取火柴盒）咱負責就要負責到底，你擱在桌上，這人家門又壞了，隨便進來一個壞人一拿不就拿走了？我看呀，把它擱到桌子橫擋上，那末着進來人也不注意，丟戒指的人若回來一定會好生找，他若四下裏找管保就能找到！

甲：對！擱橫擋上！（取火柴匣擱正面橫擋上）

乙：不及攔旁邊橫擋上不顯眼！

甲：對！（重攔右手橫擋上）咱走吧！

乙：走！

（二人同下）

（方在音樂中「伴奏曲」貼牆慢慢摸索着上，四面窺探，餘悸未息，到大街上見沒有人就大膽快步奔跑回家）

方：（接唱五曲A）大炮一停腦瓜醒；

桂珍我快步轉回程，

一件大事沒做好，

戒指放置在家中。

撒開腿兒拚命跑，

心裏着急似火燒，

要是戒指不見了，

一家活命就沒依靠！

（跑到門口先窺探一下，急進門，到桌上找，到四下找，找不見焦急萬分）

方：（失望）這可怎麼整呀？這可怎麼整呀？

……

(接唱A) 戒指丟得不見影，

窮人偏遇失財命，

寒霜專打獨根草；

欺我桂珍單身人！

方：(一頭撲在桌子上無可奈何地搖擺桌子)
怎麼辦哪！(火柴盒掉地)……？！(配鑼
鼓)什麼？……

(唱五曲B) 這不就是洋火盒！？

爲啥沒在桌上攔？

爲攔你憑空跳出來？(插白) 啊呀！

但願戒指沒丢失！

心裏喜來心裏跳，

上天保佑別丟掉！

(打開火柴盒)

不見戒指見白紙！？(插白) 哎呀！

原來用的白紙包！

(驚喜、意外地)這是做夢還是咋的?這明明就是我的這個戒指;可咋沒丟呢?這紙片兒是咋回事兒呢?(看紙片兒)嘿,還有字呢!(看字,不認識)這是啥呀?該許不會是有人調理我!?……嚶,可也備不佳呢!這年月人心都刁了!嚇!

(唱五曲B)我看這事不大妙!

那來的這個白紙條?

是不是壞人搗的鬼?

故意擺下啥圈套!

(焦急的看字條)這到底是說些啥呢?!這……這,唉!這一定是什麼壞人按的圈套!咋整?……反正……對!我出城回娘家去吧!(剛欲出門。鑼鼓聲起)哎呀壞了,有人來了!(扭轉身就轉入裏屋——下)

(其夫在鑼鼓聲後扛糧食一袋急匆匆的上)

夫:(唱六曲)刮民黨真要命,

催糧逼款抓壯丁！
風聲一亂就挨家搶，
今早又網我去當兵，
嗨呀呀——
急得我女人淚淋淋——
剛纔砲火打得真兇，
解放軍打仗真英雄！
一氣攻進了懸衙門，
『中央』軍統湧變狗熊！
嗨呀呀——
這樣我纔能回家中！

解放軍同志對我講，
窮人從此得解放，
沒吃沒穿的先救濟，
一下就打開了大糧倉，
嗨呀呀——
每人一袋往家中扛！

夫：（到門口（怎麼？門叫誰砸爛了？（急進門，見沒有人）那兒去了？糟糕，剛遇上解放軍走了好運，家裏女人又不見了！（焦急，喊），噲！在那兒吶？我回來了！……噯！人倒罷了解放了還不走字兒！這地點一沒挨砲，二沒失火；怎麼整得人也沒了，門也壞了?! 倒罷！

（方在屋內聞聲探頭探腦出）

夫：你幹啥去了？咋不答理人呀？

方：哎呀，你回來了！

夫：那可不，回來了！解放軍把那些王八犢子『國軍』打敗了，把我就放回來了！

方：……

夫：咋的了，咱這地面都解放了，你還見不得人似的怕騰？

方：我……

夫：（急）怎麼了，你?!

方：咱的那個金戒指……

夫：什麼？金戒指丟了？

方：你小聲！（注意門外）你聽我說：早起你剛一抓走，隨後就來了兩個刀砍的『國軍』，又把咱屋裏被子呀啥唔的搶個精光，把我嚇懵了，那時間我把個戒指攔在洋火匣裏沒來及藏，一下就被他們拿去放在桌上，那兩個蝎犢子又兇神惡煞的把我攆着叫我擦路，我剛一出去，城外就打進來了！

夫：你這個人嚕里八醬，到底是遭搶了沒有？

方：你聽我講呀！

夫：（急）你說，到底是丟了沒有？

方：你小聲！……

夫：（更急）嘎呀！！你痛快些好不好！怎麼這麼付熊脾氣！

方：我心思這回就丟定了！……

夫：連個不頂點兒太的戒指也保不住，你這人呀！……

方：（也氣急了）我……我不說了！不問青紅皂白就冤人！

夫：不說？……不說拉倒，真是個熊包蛋！看你往後咋過日子！

方：咋過日子？（掏出戒指往桌上一拍）我就賣了戒指做本錢……

夫：（意外地）沒有丟呵？！

方：我一先就沒說過丟呀！

夫：那你？！……

方：小聲！（收起戒指）你這人呀，頂那個了！

夫：那你早咋不說清楚嘍！

方：我纔剛一回來，戒指還在火柴盒裏，我心思纔剛那兩個刀砍的『中央』軍是急着逃命沒留神，可是這條街後尾不是還過了解放軍，他們咋沒拿走？

夫：解放軍？我看他們纔不要呢！一路上打進來，在東門邊，老百姓的鋪子買賣有的是

好貨，他們連看都沒看一眼！

方：哼！不拿走，可是，嚟對了，人家可已經
號下字了，你嘍嘍！

夫：我嘍嘍！（拿過紙條）

方：看門外有人沒有？

（夫看一下門外）

夫：沒人兒！（看紙條）

（方停住氣息，等候兇惡消息）

夫：（又氣又好笑）你這個人纔沒事兒找事兒
呢！去嚟，去吧！

方：（莫名其妙）咋的了？

夫：（故意胡弄）壞了！人家要來抓咱們了！

方：（又着急）真咋的？噫呀，這可咋整？

夫：看你急得——沒事兒！這是解放軍同志寫的：
（唸）『戒指原封未動，請檢查！解放軍一戰士。』

方：（抱怨）你這個人呀，頂那個了！

夫：我咋的了？

方：（自己難爲情的也覺得好笑）嘿……（聊以自解地）我就不信天底下有這末好的事兒！

夫：我也不信呢，可是解放軍就辦了這末好的事兒嘍！我這一口袋糧食，還是解放軍放的呢，放回來的人都放了糧！

方：真的？

夫：可不真咋的？

方：你把紙條兒再唸一遍！

夫：對，你聽着：『全戒指原封未動，請檢查，解放軍一戰士！』

方：誰叫一戰士？

夫：一戰士就是一個弟兄嘍！

方：一個弟兄還這麼明理啊？

夫：要不咋叫仁義之師？當弟兄的都一樣！人家教育得好！

方：那你咋沒留個名字？

夫：可真是，解放軍同志幹啥都是不圖名不圖

利，這事兒連個名字也不留下！

方：這可叫咱們上那兒去找，人家辦了這件好事，贈爲少也得談到他當面道個謝去！

夫：真是，咱先攆出去找，行許就碰上了！

方：你看把我攥得，走！咱就走！

（兩人剛跨出門，恰好迎面遇到戰士甲、乙押蔣匪連、劉二人，二匪臉上依舊搽煙石灰外，渾身儘土）

甲：快走，不用害怕，咱們解放軍有個寬大政策！只要你好好改正！

夫：這不就是咱解放軍，同志！你們可知道有個『解放軍一戰士』的弟兄！纔剛到我們家，我們家偏巧沒人，可是在桌上洋火匣裏忘了個金戒指……

乙：丟了？

夫：沒丟！那個同志不拿不說，還給咱留了個條子！

方：還給找了個不打眼的桌子橫樑上擱着！這

就救了咱一家人呀！

夫：你看：『金戒指原封未動，請檢查，解放軍一戰士。』這是咱們的大恩人，你們可知道他在那一部份？

方：對了，他在那兒？

乙：（與甲互視，會心的笑）大哥大嫂別找了，挺不好找的，這是咱解放軍的政策，誰都一樣！你們不用費事找去了！

夫：不行，這大的恩人咱一定得找！

甲：老鄉，不要找了，還就誤時間，還是回去該幹啥幹啥去吧！

方：那……那我們見了解放軍管他是誰都謝，咱先謝謝你們倆！

乙：噯，這是咱共產黨解放軍的政策，用不著感謝！不過這樣值錢的東西，你們也太大意了！

方：是呀，攔在洋火匣裏。兩個土匪『國軍』就拿起洋火匣好幾回，差一點……

連：（情不自禁的辯白）我們想也沒想過洋火匣裏有戒指！

甲：什麼？

方：誰？嗨！——嗨呀，你不吱聲我倒不認識了，今早起就是這兩個蝎犢子！（向夫）
 噉噉，這衣裳都是搶咱家的！（向匪）噉
 你這付熊色！噉呀，都整埋汰了！

甲：是搶你們的？

乙：是搶你們的？

夫：那可不！（指連）這不就是我的那套夾襖？！（順手揍）王八操的！

甲：別打，別打！

乙：別打，別打！

夫：不打留着他？！（打）

連：（向甲乙）同志！你看這，……噉呀！……

...

乙：誰叫你們幹壞事的！老鄉別打，叫他倆把衣裳脫下來還給你們！

方：快脫！扒下來！

夫：扒不扒？

連
劉 我扒！我扒！

方：若不是看在同志面上，今兒非一針一針扎死你不結！

連
劉：.....

夫：同志，解放軍真是血心爲百姓！仁義之師！天底下少有！

方：可是像他們那號（指匪）隊伍可也真是天底下少有呀，連老娘們的花襖裹腳布也要搶！

甲：老鄉，咱們解放軍是人民自己的隊伍！

乙：反動派的軍隊就是反的反人民的教育，幹的反人民的事情！

夫：
方：對！咱們解放軍是咱老百姓的！

（唱七曲）不貪金，不貪銀！

不爲利來不圖名，
吃苦耐勞樣樣幹，
一心一意爲百姓！
咱們的隊伍人人愛，
咱們的隊伍人人敬！

甲：老鄉！
乙：

（唱七曲）解放軍，幹革命！
保田保家保人民！
人民的苦處咱知道，
咱們本來是老百姓，
革命的紀律咱自覺，
革命的政策咱執行！

夫：真是好隊伍！好隊伍！

甲：老鄉，咱還有事呢，回頭見！
乙：

方：同志呵，我再打聽一聲，那個給咱打條子的
同志到底該上那兒去找呀？

乙：你們別找了，你們家不是門也叫人碰壞了嗎？外屋裏屋空空堂堂的連個牆也沒有，咋過日子，還是快回去吧。

方：呀，你這一說，這條子一定是你留下的！

乙：沒，沒沒！不是我，你管他是誰呀？

方：一定是你，你沒到咱家，咋知道咱家連個牆也沒有？驢，你這個同志連個名也不留，真是不圖名利血心爲國家，叫咱咋報答。

乙：那裏，那裏……

方：同志呵，刻定是你，你說叫咱咋報答！

夫：真是，同志，叫咱咋報答你呀？

甲：老張，人知道了就承認了唄，這又不是你故意抱英雄主義？

乙：那……

甲：你說人家要報答！嗨，行了，老鄉！這是咱的責任。再說，你們家叫反動派整得那樣，快想法兒搞生產過日子吧，還報答個

啥？

方：……這，嗨真是，

夫：對，咱就有一片誠心記住你們！

（唱七曲）咱百姓，一片心！

永世不忘解放軍，

你們真是咱靠山，

血心爲咱老百姓！

這樣的隊伍人人愛：

這樣的隊伍人人敬！

（戰等押俘下——繞場）

甲：老鄉咱走了！

夫：等着，咱一塊兒走，咱認認你們的住處，
明兒再找你們去！

甲：不用了，再見吧！

乙

夫：走吧！

方

（鑼鼓聲中同舞下）（全劇終）

101750
(2)

X.G. 17
1903

8055

編輯者，文藝工作團

原版者，東北書店

翻印者，農工書店